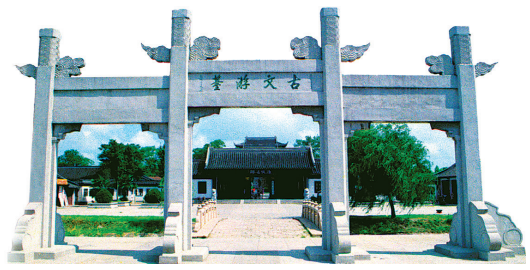
3版 高郵日報

副刊

2024年5月21日 星期二
甲辰年四月十四
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纪　蕾

文游台

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殷旭明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香沟桥回忆

□ 聂凤康

香沟桥不只是一座桥,还是一个地方。

今天的高邮镇境内捍海路与香沟河交界并以此为中心的周围地区,曾经有一个从无到有再到繁华的商业集散地,持续了三十年之久,这个地方就是香沟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有一条从盐河往东通向十里尖的河叫香沟河,河面宽阔,河水清澈。夏天,河边长满水草,长长的如丝带状,我们叫作河草,上面时常还会吸附着一些螺蛳。小时候,我们经常用洗澡盆到河里捞河草、摸螺蛳,回家喂鸭子。河的两岸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、芦苇和杂草,树木品种很多,有柳树、榆树、刺槐、梧桐、楝树、桑树,杂乱无章地生长着。岸上是一条并不宽敞的泥土路,沿着路边就是一条庄台,一座座低矮的瓦房住着一户户纯朴的农民。庄台很长,通常二三十户左右就会有一道土坝头,将庄台分隔成一个一个生产队。沿着这条庄台,小时候,我们每天三五成群地结伴到集镇上的学校上学。从我家所在的生产队一直往西,代庄、严庄、朱庄、赵家、徐庄、赵庄、高谢,谁家屋后有棵柿子树,谁家有条很凶的大狗,谁家祖传磨豆腐,我们都一清二楚。

朱庄生产队境内有一条南北向的灌溉渠将生产队从中间隔开,渠西边的小路向北一直通往高谢大队部,往南有一座横跨香沟河的小桥,将河南北岸连接起来,河南岸路东是凤凰大队,路西是丁庄大队。这座桥是三个大队的交汇点,叫香沟桥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,也吹绿了家乡这块古老的土地,勤劳的农民用他们勤劳的双手编织美好的生活,也为家乡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那时候,农民除了种好自己的责任田,家家都有一点自留地,种点蔬菜,自给自足。稍微勤快些的人家,把自家的场头隙地全部利用起来,种植的蔬菜多了,自家吃不完。那时,计划经济已向市场经济转变,农民的经商意识逐步萌芽。香沟桥附近的一些人家,把多余的蔬菜拿到香沟桥头来卖。开始,也就零散的两三个人在桥头边卖。后来,一些赶早挑担走村串户卖豆腐的、卖烧饼油条的,到中午还有些剩余没有卖完的,也聚到这里来将剩余的卖完。就这样,农户家里攒了一些鸡蛋、鸭蛋的,多些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韭菜什么的,也不时地拎到香沟桥这里来卖,渐渐地人多了起来。桥头这户人家看准时机,在自家房屋边上搭个小棚,开了个小卖部,卖些油盐酱醋、花生瓜子之类的,后来,还在门前空地上放了两个康乐球(台球)桌子。至此,香沟桥集散地的雏形逐步形成。过去,我们买东西向东要去十里尖,向西要去集镇上,都比较远。现在,家里要打酱油、买点蔬菜什么的,只要走很近的路到香沟桥就能买到。我至今还记得,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聚到这里打康乐球,在小店里买一角三分钱一袋的五香葵花籽和五分钱一支的冰棍。到九十年代初,这里已经有了肉摊子、菜摊子,还有杂货店、理发店、饺面店等,几乎都用香沟桥为店名。

九十年代左右,集镇附近陆续办起了几个乡办厂。为方便交通,促进经济发展,政府在香沟桥向北约三百米处修了一条东西向的沙石路,即武安路,从乡政府门前经过,再往西一直通往文游路。这样一来,东南片的老百姓到工厂上班、进城都要经过香沟桥,再由武安路向西。香沟桥的地理优势进一步凸现,人流量逐步加大,商业集聚效应也越来越明显。随着通村公路建设、香沟桥拓宽重建,到九十年代后期,从香沟桥南头百十米一直到武安路,沿路边陆续建成了各种商铺,饭店、浴室、理发店、批发部应有尽有,香沟桥的商业逐步繁荣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,高邮镇的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。政府更加注重城镇化建设,武安路拓宽改造成了黑色路面,南侧全部建成了商品房,北侧都建成了工厂。武安路与通往香沟桥的通村公路交叉口处成为交通要口,而香沟桥边上的老庄台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了。一些精明的生意人抢占先机,纷纷在交叉口处摆摊设商铺,香沟桥集散地逐步北移,饭店、超市、熏烧摊、理发店、浴室等纷纷迁到叉口处,香沟桥集散地发展为十分繁华的地段。每天傍晚,路过的行人买菜的、下班的工人顺道来浴室洗澡的、附近的居民散步逛超市的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香沟桥的商业繁荣达到鼎盛时期。

随着城市东移步伐加快,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,2015年左右,先是捍海路建设,然后是武安路东延,香沟桥正处于这两条主干道的交叉口,繁荣了三十多年的商业集散地以及周边地区的民房,即将全部拆迁。虽然涉及到很多商户和群众的利益,但他们顾全大局,积极响应政府号召,拆迁工作顺利进行。如今,香沟桥地段已经被南北向几十米宽的马路交叉覆盖,北边高楼林立,成排的商住房、写字楼,南边是工业园区,俨然一幅现代化的城市版图。

昔日繁华的香沟桥已经不复存在,经过整治后的香沟河却旧貌换新颜,两岸沿坡覆盖了绿化草丛,种植了乌桕、金桂、垂柳、二月兰、美人蕉等花木,成为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原先的村民已全部拆迁搬入各处新居,他们偶尔也来香沟河边散步,回忆起曾经繁华的香沟桥。

兰台风致

□ 杨兰萍

我们的工作群名是“兰台人”。三年前,当我半路转行,同事邀我进群,我竟不知道“兰台”是什么。同事告诉我,“兰台”就是档案的意思。如此低调的工作竟有这样风雅的称谓,令我兴趣顿生。

“兰台”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宫殿和文化中心,史称“兰台之宫”。屈原、宋玉都曾在“兰台”用文学文采激荡日月风雨,屈原素有“香草美人”之称,宋玉被称为“兰台公子”,有典故“堪笑兰台公子,未解庄生天籁”,说的就是宋玉的《风赋》里偏说什么风有雄雌,无法理解庄子说的“风是天籁”的道理。到了汉朝,皇家在未央宫内建造了一石室,专门用来存放中央档案和典籍图书,而这个石室被称之为“兰台”,由一位御史中丞掌管。东汉历史学家、文学家班固就曾受诏在此编撰《汉书》而被受封为“兰台令史”。从此,后世就把写史书的和管档案的统一称之为“兰台”。

档案工作素有“兰台虽小,知千秋功过;史册数卷,理古今渊源”之说。作为档案人,我们日常的工作极其繁琐单调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一遍遍重复着搜索、分类、编目、装订、盖章、归档,这是一项无声而漫长的工作。同事爱萍可以说是我们档案人的一个典型,日常工作中,她总是一脸微笑,让人觉得温暖可信。记得有一次,一位市民匆匆来替朋友查阅婚姻档案,而依规定这类文件必须由本人持相关证件才能查阅,在听到来人焦灼地诉说因为朋友住院多日,而其配偶已经去世、急需办理房产过户、无法亲自前来查档的原因后,爱萍没有简单地以不符合规定拒绝,而是耐心做好解释,并主动带着打印盖好证明章的档案送到医院,为该查档者提供上门服务,令查档者感动不已。

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爱萍身上还有很多。有时外地查档者预约双休日或节假日到馆查找档案,她也不会因为影响休息而故意推托,总是放弃休息时间尽量满足人家,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抱怨。而作为征集编研科的负责人,爱萍还常常大街小巷打听拜访,将散存于社会和个人手中的档案和相关文献收集进馆,积极地丰富馆藏。我总觉得,她的身上有一种令人折服的精气神,那就是对平凡工作所倾注的耐心、细致和坚守。

兰台多风致,芸阁有书香。档案之所以被称为“兰台”,是因为古人多用兰草驱避书中蠹鱼,所以兰草被广泛种植在藏书台周边。兰品高洁,兰气清芬,正如我身边所有的兰台人一样,她们默默地守护着那记载着历史的一方天地,用专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,为后人保留下那些珍贵而美好的历史瞬间。

远去的风车

□ 彭永宽

十五岁那年,我曾经和父亲管理过一个多月的风车。

我们那里属于高邮低洼圩区,平均高程只有0.2,耕作制度一年一熟。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通电,也没有农用机器,全年的农田灌溉和保沤主要依靠风车上水。广袤的田野里,星罗棋布的风车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们这里用的是六扇篷风车。一部风车,一般一年能灌溉七八十亩农田。基本上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部分田块不适宜设置风车,这一部分田地只能用人工车水来解决灌溉问题。

风车要用到篷布、铅丝、木材、桐油、苎麻、麻绳、棉线等等,这些东西由生产队按时发放。生产队每年还会对风车上固定部件进行检修维护,包括桑树脱、桑树锤、桑树榷、杨树栿、天轴、中轴、地轴、铁箍、风车篙、花篮、叉篙、五段子、大辋子、吊车篙、小船或捺担等。集体选管理风车的人有三个基本条件:一要有一定的生产经验,二要有一定的劳动技能,三要有一定的工作责任。

那时是一九六一年,我们生产队有三百多亩水田,共有三部风车,三阳河东一部,三阳河西两部。三阳河西北边一部由父亲管理,这部风车设在河西大圩坎上,灌溉面积覆盖了三阳河西及庄门口的一框农田。为了生活和劳动方便,父亲在风车北边搭了一间简易棚子,我们叫它“厦子”。厦子东墙就利用三阳河圩坡,其余三面用土块垒成,整个厦子以茅竹做梁、树棍为椽、芦柴苇箔当墙、稻草盖顶。近十五个平方的厦子里搁着一张竹床、一盏马灯,还砌了一口锅灶,灶台上放着去大食堂打粥的小饭桶。灶的对面,戗着铁锹,锹柄上挂着斗篷、蓑衣。厦子不仅是父亲看风车的小窝,也是熟人歇歇脚、友人聊聊天、路人避避雨、老人吃口烟的一个绝妙的好地方。厦子外面多闲地,在父亲的侍弄下,四月有韭菜,六月有番茄,八月有茭白,十月有地瓜。

看风车是一年三百六十天,天天不离人。有好风,要加水;没有好风,要管理。只有确保风车完好无损,下次用起来才便当。使用风车,要看天时、看风向:二、八月的风平稳、柔和,风车运转逸当,水容易上田,人也感到轻松;西风和东南风风力均匀、有劲,风车只要撑上三四扇篷,转起来呼呼有声,出的水哗哗作响,遇到这样的好风,风车转一天一夜不得歇,人也跟着忙一天一夜不知疲劳;东风强劲有力,《九九艳阳天》里唱“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……”,优美动听的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,对风车来说,东风是好风;东北风,人称“猴子风”,大概是猴子性情暴躁、喜怒不定吧,此时上水,风瞬息万变,必须小心管控确保安全;遇到台风、阵风和强对流天气,风车使用必须避开。

九月,稻子成熟,田野里金黄一片。农民们喜迎稻菽千重浪,挥舞银镰抢收忙,辛苦付出终于换来了粮食丰收,我由衷地感到高兴,而那一个月的日夜操劳,也让我长了很多见识。

如今,风车已经退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,农田灌溉都是充分利用高邮湖和大运河水进行自流灌溉,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,而且有效提高了灌溉效率。每当看到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民种田省钱又省力,就会想起那年和父亲一起看风车的情景,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响起风车“吱吱呀呀”的车水声……

让(小小说)

□ 陈治文

一

早班公交车上,席无虚座。靠近车门的座位上,一个帅哥专注手机新闻,一个美女入神微信朋友圈。不一会,车到一个站点,上来一位老人。他的喘气声惊动了帅哥美女。帅哥立马站起招呼老人去坐,美女也几乎同时站起来,欲让位于老人。老人感激地看着他俩,无所适从。

帅哥说:我是小伙子,应该我让座。美女说:尊老爱幼,必须的。车上的人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。最终老人在帅哥位置上坐了下来。美女也没有坐,陪着帅哥站着。

又过了三站,帅哥美女不约而同下车了。经交谈,虽互不相识,却在同一个厂上班。

后来,他俩成了朋友;再后来,他俩结婚了。

二

“呯!”一声枪响,环城自行车赛开始了。二百多名骑游爱好者箭一般向前飞去。

一半赛程过后,飞驰在最前面的,一个是戴天蓝色骑行帽的小伙子,一个是戴橘黄色骑行帽的中年人。他俩咬上了,几乎是肩并肩向前飞去。进入最后一千米冲刺了,“天蓝帽”似乎后劲稍逊,“橘黄帽”领先了。快!还有五百米了,人们几乎屏住呼吸,看谁最终得第一。离终点还剩一百多米了,“天蓝帽”已被拉下二十多米,眼看冠军是“橘黄帽”的了。突然,“啪”的一声,“橘黄帽”后轮爆胎了。他毫不犹豫,一咬牙推着车子向终点奔去。“天蓝帽”瞬间追了上来,眼看第一非他莫属了,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。“天蓝帽”没有超越,而是紧跟在后面,也推着车子向终点奔去。最终,“橘黄帽”第一个过了终点线。

当车赛组委会将冠军奖杯颁给“橘黄帽”时,他坚辞不受,要给“天蓝帽”。“天蓝帽”也不接受。

他俩虽同城,赛前互不相识。这么一让,成了好朋友。

割麦·挑把

□ 朱桂明

“哱咕,哱咕哱咕……”不知从哪里来的布谷鸟,前脚刚飞过去一只,后脚又飞过来一只。

田里的小麦已经完全成熟,金灿灿一片,耀眼炫目。种田人最盼收获,高兴得脚下生了风,脸上开了花。整个村子,喜气洋洋。

王队长说,下午开镰,夜里脱粒。

中午放工比往常早。男人回家要找出最耐挑的桑树扁担,还要整理担绳。女人回家要挑选一套厚的长褂长裤,还要把镰刀磨得又快又亮。

刚吃好中饭,队长就吹响了上工的哨子。人们向麦田进发。

女人手里拿着镰刀,火辣的太阳照在上面,闪闪灼灼。男人肩扛着扁担,扁担头上扣着的两根绳子,像跳舞似地晃来晃去。

不说话,更不开玩笑,就是走,一个劲地往前走。人们在抢时间、争速度。

老远就望见那高大的停止不动的风车。走近一看,管理风车的赵四爷正忙得满头大汗。他一会儿爬上去,一会儿又爬下来,认真检查风车的各个部位。

“四爷,别忙坏了!这么热的天,你老岁数大,干活要悠着点。”有人与赵四爷打招呼。

“不忙不行啊!你们收了小麦,我就得让它及时转起来。田里有了水,才能接上夏耕和夏种。”赵四爷一边说,一边拉着我们几个进厦子喝茶。

厦子里大变样。冬天挑河的时候,这里什么也没有,空荡荡的。现在有床、有凳、有锅、有碗筷。地上放着一个小锅腔子,旁边有一点穰草和树枝。屋顶吊着一盏马灯。“这些天,我一刻也不能离。二十多亩麦田,用水全靠这架风车。”

一到目的地,女人们便一个田垄一个田垄地散开。她们低下头,弯下腰,弓着身子。右手用镰刀尖勾住若干棵麦秸秆,左臂反过来一拢,右手顺势向右一拉,“咔嚓”一声,麦秸秆落在了她们的臂弯里。割下来的麦子放在用麦秸秆做的草腰子上,等割多了,把它们合在一起,捆成一个麦把。

割麦子不仅要低头、弯腰、弓身,麦芒刺在皮肤上还很痒。严重的,皮肤上会生出许多红色的疹子。因此这么热的天,她们必须穿着厚的长褂长裤。干这活计,非常辛苦。割了十几刀,捆了两个麦把,她们身上就已经是汗如雨下了。

男人却坐在田埂上,猛抽烟。其实他们是在养精蓄锐,待会儿要将麦把挑到打谷场。打谷场离这儿有二里多路。压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担子跑二里多路,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王队长说我们新农民干不了这活计,便安排我们与半大伢子一起,跟在割麦的女人后面,拾散落的麦穗。

不一会儿,妇女身后空下一大片。望望地上躺着的一个个麦把,汗流浃背的她们虽然感到腰酸背痛,却把那美好的心情抒写在脸上。有面疙瘩吃了,有馒头吃了,有烧饼吃了,有阳春面吃了,岂能不高兴!那个时候,填饱肚子是人们共同的愿望。

男人动手了。铺开绳,垒上麦把,扎好担子;起肩,上路,号声响起。“哼唷——哼唷——”挑把的队伍像一条长龙,蜿蜒行进着,蔚为壮观。只见挑者的头和脚,不见他们的身子,身子全被担子挡住了。

一个下午,割麦的不知揉了多少回酸痛的腿,捶了多少回酸痛的腰。挑把的衣服湿了干,干了湿;有人竟赤膊上阵,肩膀头上露出红一块、紫一块的血印。

那天的下午茶是在田头吃的。满满一罐子饭,搭一点春天腌的麻咸菜,男男女女三扒两咽就给解决了。消耗太大,饥不择食。

太阳西沉,燃起晚霞,烧红了半边天。收割结束,最后一批麦把也挑上了打谷场。